

家

語

冊一



王氏

孔子家語

四傳書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汲古閣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丁輔之監造

孔子家語序

王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欵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前人乃慨然而嘆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己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

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吊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尙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孔子家語目錄

本卦解

卷之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之二

致思

三恕

好生

卷之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辯政

時遷

本命

卷之四

六本

辯物

哀公問政

卷之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之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之七

觀鄉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之八

冠頌解

廟制解

辯樂

問玉

屈節解

王言錄

卷之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之十

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夏問

曲禮公西赤問

孔子家語目錄

孔子家語卷第一

王肅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

中都魯邑制

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

如禮年五十異食也

強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也

無文飾雕畫不

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

無文飾雕畫不

詐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木爲椁因丘陵爲墳不封起墳者也不樹樹

不聚土以不樹樹

柏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

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

定公謂孔子曰學

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但魯國而已哉於

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

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

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所生之物各得其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

墓道之南季平子逐昭公死于乾侯平子

孔子葬之不令近先公也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

桓子平子之子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略者也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謬劫定公萊人齊人東夷擣鼓曰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夷擣鼓曰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夷夷狄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中國之名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憊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靡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魯大夫也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事既

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爲鑄嘉樂不野合

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稗粃穀之不成者草之似穀者用粃稗君辱

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

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

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譙龜陰也洙有汶陽之田本魯界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甲鎧也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

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

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

卑臣政化大行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

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司存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名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其談說足以飾褒譽衆其強

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
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爲人虛僞亦聚黨也而
韓非謂華士耕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其如此而太公誅之豈所以謂太公者哉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
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
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牢也三月不別其父
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
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
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
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
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
也故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
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庸用也卽就也刑教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之自謂未有順事

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是先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當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陂陀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摵衣而退負席而立

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譏呵也譏異服識異言法及市廛皆不賦稅古之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

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樸慤貌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鶴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埒三

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稽積
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罩掩網非以盈宮
弋繳射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

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士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

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
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
故君子與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
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
謂已重焉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爲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鄙不固安得聞此
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
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
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地神之文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正言
禮矣身正然可物恥則足以振之事不知禮足以振救之國恥足以興之不知起者也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
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

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滿氣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國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天道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己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能久言無極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愚昧也幸煩子之

於心欲煩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之舍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襍大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也。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太僕君燕朝則正位掌賓相更衣之爲久，將倦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

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敷陳先王之道以爲政治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力行仁義道德以待人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慢略也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掩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兵爲之難也以阻難也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過不再過言相毀也流言不極不窮極也不斷其威常嚴也不習其謀不豫習其謀慮也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

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滌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
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千櫓也戴仁而行抱德
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
室方丈曰堵一堵一丈華門圭窬華門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爲之如圭也蓬戶甕牖甕牖以編蓬爲戶破以編蓬爲牖

甕爲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以出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上答之不敢以疑君用之不敢上不答之不敢以謔其爲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疑疑貳事君也同

居古人以聳稽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法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詭詔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也竟終也言身雖危動靜猶終身不忘百姓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與衆人小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程猶効也言功効而已不求厚祿也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

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常自潔淨其身
陳言而伏陳言於君清靜因事而正之則君不知不望其報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爲也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正之則君不知默而翹發之不急爲所以爲不爲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位言不因勢自矜莊世治不輕世亂不沮不自輕同己不與異己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視之輕如錙銖八兩爲錙弗肯臣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動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詘踴躍參擾之貌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溷辱閔疾言不爲君長所辱病儒者中和之名今人之名儒也

妾常以儒相詬疾詬哀公旣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疎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所能謂謂男女之會節禮也會也既謂親疎之節也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疎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饗卽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彫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

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
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用上
而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所言當其情欲
已用下是卽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
所言用下是卽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
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是故之杞夏后封於杞也而不足徵也成吾得夏
時焉於四時之正正夏數得天心中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后封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夏
乾坤焉乾天坤地得天地陰陽之書也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
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而食之汙樽杯飲貢
桴土鼓鑿地爲樽以手飲之也猶可以致敬鬼神神饗德不及其死也升屋而
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首熟始死舍以珠貝將葬形體則降魂氣苟首以遣奠以送之形體則降魂氣
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魂氣升而在天形體藏而在地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
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櫧巢掘地而居謂之營窟
有柴謂櫧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
在樹曰巢

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_{治金爲器}用刑範也合土_{合和以}以爲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_{日炮加火曰燔也}以烹以炙_{煮之曰烹炮之曰炙}以爲醴酪
醴_{醴酒}醕_{醕酒}酢_{酢酒}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_{玄水也言尚}
{醴資齊也五齊二}粢醍在堂{深醍}酒在下_{清澄齊}酒漏其_{古在略近}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_{上神}_{天神與其}
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
之祜作其祝號_{犧牲玉帛祝辭皆美爲之號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殼
言雖有所熟猶有所腥_{腥本不忘古也}越席以坐_{翦蒲席也}疏布以羃_{羃覆酒巾也質故用疏也}衣其浣
帛_{練染以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_{嘉善樂也}然後
退而合烹合其烹熟之體其犬豕牛羊_{體解其牲體而薦之實其簠簋受黍稷}
籩豆鉶羹_{竹曰籩木曰鉶所以盛羹也}祝以孝告_{祝通孝子嘏以慈告語於先祖}
是爲大祥_{祥善}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履章甫冠也絢履頭有鉤飾也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紳大以執書思對命孔子曰不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烹端衣玄裳齊服也軒車烹辛菜也斬衰菅菲杖而歛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

謂所務者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得其行既
言之要也

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咎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之色也思慮透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油然不進之公貌也越過也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法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而不傷於本本亦無口過也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無口過也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古作菀或作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觀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鄰以喻界畔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

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君子此言已爲知之故無所復言謙以誘進哀公也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棖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明也夙早興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中日中冥昧中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士國故虛非但一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鉗妄對無取淳淳淳淳多言無取諛諛諛諛貪也不已食所以爲鉗鉗亂也淳淳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來勁焉馬服而後求貪也

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無智
者雖不慤信不能爲大惡不
慤信而有智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
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
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
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
曰爲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此具
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
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
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惄惄亦旣見止亦旣觀止我心則悅詩之
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
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德爲助也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卽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夭孽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大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卽以己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恠所以儆人臣者也儆戒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二死而非

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
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
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
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將行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
壽焉不亦可乎

孔子家語卷第一

卷之三
七言律詩
一
送人歸京
王昌齡
長安故人遠，送客歸京師。
望斷黃鶴盡，音書不復期。
二
送人歸京
王昌齡
長安故人遠，送客歸京師。
望斷黃鶴盡，音書不復期。
三
送人歸京
王昌齡
長安故人遠，送客歸京師。
望斷黃鶴盡，音書不復期。
四
送人歸京
王昌齡
長安故人遠，送客歸京師。
望斷黃鶴盡，音書不復期。
五
送人歸京
王昌齡
長安故人遠，送客歸京師。
望斷黃鶴盡，音書不復期。
六
送人歸京
王昌齡
長安故人遠，送客歸京師。
望斷黃鶴盡，音書不復期。
七
送人歸京
王昌齡
長安故人遠，送客歸京師。
望斷黃鶴盡，音書不復期。
八
送人歸京
王昌齡
長安故人遠，送客歸京師。
望斷黃鶴盡，音書不復期。
九
送人歸京
王昌齡
長安故人遠，送客歸京師。
望斷黃鶴盡，音書不復期。
十
送人歸京
王昌齡
長安故人遠，送客歸京師。
望斷黃鶴盡，音書不復期。

孔子家語卷第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言思無所不至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於旗纘紛下蟠于地蟠委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却舉旗執馘舉取也取敵之馘於於獲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澮瀆之野澮瀆廣大之類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刀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蕕臭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敷布也五教父義母

慈兄友弟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越溝池鑄劍戟以恭子孝也。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越溝池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廣平曰原澤無水曰藪也。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瓦釜煮食金食之自謂其美感之土型之器瓦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牛羊豕饋也。子路曰瓦鬲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

而無祭者乎

季羔爲衛之士師

獄官

別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

初衛靈公太子蒯瞶得罪出奔

晉靈公卒立其子輒蒯瞶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並仕於衛也

季羔逃之走郭門

刖者守門焉謂季

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

從竇出

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

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

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

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

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

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

得季孫千鍾之粟以與衆而交益親

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

歷觀郊廟自周而還
弟子四方來學也 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

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閼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己行化載亦行矣言行己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簞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

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

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齊襄立無

日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

是爲桓公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

慚心是無愧也言無恥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惡之心

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

闔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

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

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

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素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爲貌惟不飭故無貌不得言不飭無類也

禮貌矜莊然後親愛可失親不忠則無忠誠不忠失禮信爲本失禮久故曰無類失親也情不相親

不立非禮則無以立

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

注焉崔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源泉源也水潦注於池而

泉乎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源

乎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之鄉鄉國名也少昊之後吾之本縣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也鄉子達禮孔子故往諮詢焉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送贈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中間謂有間又顧謂始介也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也美也幽期而會令願也窈然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於有閭梁言事者通謂水爲河也有

懸水三十仞

八尺曰仞懸二十四丈者也

圜流九十里

圜流迴流也水深急則然

魚鱉不能導

龜鼈不能居

道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

厲渡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

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龜鼈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

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

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

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

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况於人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也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

恠於財恠嗇甚也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

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
也萍水草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
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
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
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
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
而不葬賜不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懔懔戒懼之貌
扞馬突馬子
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
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
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

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恕者能容困窮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臣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
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而出莫之能隱道則不容於世貴故行之則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
亦不忍世亂則隱道爲行然亦不忍爲隱事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
子曰善哉子之間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辯當其說理得其
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言聽者不明察則不能入也奇偉
不稽則道不信稽考也聽道者不能考校奇偉則道不見信此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
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保安也政大曉了分察則民不安矣
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剝折者不終剝則折矣不終其性命矣徑易者則數傷輕
也志輕則數傷於義矣浩倨者則不親浩倨簡略不恭如是則不親矣就利者則無不敝言好
後重者宜爲先養世者也見像而勿強像法也見法而陳道也陳道而勿拂拂詭也拂詭而已不以強世也陳道
相詭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傾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

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似乎德遍與諸生者物得生而又有德也其流也則卑下倨拘必修其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峻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威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

既輶還瞻北蓋皆斷焉輶止觀北面之蓋斷絕也

彼將有說耶匠之過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

尚猶必有說言必有說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曾無舊言是棄其平生之於君而見故人舊交而無進之之心者也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殆危也夫小人是危士之道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士

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也四輔前
日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 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
危也 諸侯有三卿股肱之臣有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之臣有
室老家相邑內外者也故有五人焉 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之臣有
室老家相邑 宰凡三人能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
以義諫諍士雖有臣斯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明友之諫爭於己然後不義之事不得行之者也 故子從父命奚詎爲
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當詳審所宜從與不之謂孝之謂貞矣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
可以濫觴可以盛言其微 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
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旣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
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
自矜奮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自矜奮行者是自伐 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
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布衣老子曰國無道隱

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袞冕文
衣盛飾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間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順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陳取之而申叔時諫莊王從之還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

下有火謂之賁離上艮下離爲火艮爲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賁飾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邵伯聽訟於甘棠愛其樹作甘棠之詩也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齊裳下緝也受攝齊升堂

楚王出遊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王弓王恭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良弓之

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衆議之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地而宜爲如也

魯公索氏先落反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也西伯盍往質之蓋正也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儕等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

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閒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委委貌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

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襲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爲廉好肆不守折也而長者不爲市言長者之行則不爲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爲察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懸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言人退之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爲師也

孔子曰君子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凡與功業多少與人同而功殊倍己故恥之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釐寡婦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

之固不可行也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藁
幽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網繆牖戶桑根以纏綿其牖戶殆及也徹剥也桑土桑積累之功乃難成之若此也喻我國家今汝下民或敢侮余我先王致此大功至艱而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遏絕之以存周室者也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武庚紂子名祿父與管叔共爲亂也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儻以服和調中節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紝於此成文於彼

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

哉竿旄之詩者樂乎善道告人取喻於素絲良馬如組紝之義

孔子家語卷第二

加東隱居在於相對對酒以會取樂方外之物以消閒

此題寫於卷首

孔子家語卷第三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敬叔孟僖子子也老子博古知今而好道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僖子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殷湯滅於宋孔子之奔魯故曰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縉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滅於宋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正考父何之曾孫也戴武宣三公也三命茲宜以有宋而授厲公正考父何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戴武宣三公也三命茲益恭考父士一命爲大夫再命卿三命是也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於其宗廟之鼎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僂恭於僂循牆而走言恭亦莫余敢侮余我我考父也以其恭如饋於是粥於是以餽其口饋糜也爲糜粥於此故人亦莫之侮饋於是粥於是以餽其口此鼎言至儉也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紇臧武仲弟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將在孔子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

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
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弘周大夫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
法察廟朝之度宗廟朝廷之法度也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
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
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予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
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闊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
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身父母有之也無以惡己爲人臣者言聽則仕用則退保身不全行臣之節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
焉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
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世之博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

安存而怠忽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二縕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言當詳而後行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炤炤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綿綿微細若不絕則有成羅網者也毫末不札如毫之末言至微也將尋斧柯札拔也尋用者也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或之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陰長右江海雖在於其左天長以其能下而能爲百川

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旣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人識之
音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也戰戰恐
志戒也恐墜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
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
過也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衛卿名彌牟也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
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
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
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無妄舉動不妄知賢卽難故君
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
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

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
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稱言不苟舉言典法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
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顏淵之德之以媚愛天子當於其心惟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
則言能長是孝道足以爲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
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言不以貧累志使其臣如借言不有其臣矜莊如爲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也
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言有土地之君有衆足使有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冉雍能終其行
疋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及疋夫以怒亡身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
循性循其性也而其都以富仲由長材任治戎戎軍也是仲由之行也
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龐荷天子之

不悚敷奏其勇

難恐悚懼

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

言子路強勇

恭老

卹幼不忘賓旅

賓旅謂寄客也

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

省錄諸事而能勤也

是冉求之

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

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

國老助宣德教

齊莊而能肅志通

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

可勉能也

禮經三百可勉學

而能知威儀三千則難也

能躬行三千之威儀則難

可爲而公西赤能躬行之

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儻禮禮以儻辭是謂難焉

言所以爲

當觀容

貌而儻相其禮度其禮而儻

相其辭度事制儀故難也

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

客之事則達矣

衆人聞公西赤能行三千之威儀故以爲成也孔

謂

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

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

盈而如虛過而不及是先王之所難而曾參體其行博無不學其貌恭

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

浩然志大驕大人

富貴是以眉壽

不慕富貴安靜虛

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

也悌德之序也

悌以敬長是德之文序也

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

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

侮佚貪功慕勢之貌

不傲無告

鯉寡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

子張之行不傲此四者

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

不弊愚百姓卽所謂不傲之也

詩云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

愷樂悌易也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是父之尊母之親也

夫子以其仁爲大學

之深學而能入

送迎必敬送迎賓客常能敬也

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

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式用夷平也言用平則已也殆危也無以小人至於

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險危也言子夏常厲以斷之近小人斯不危

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

言所以事上乃是欲佑助其下也

是澹

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助之夫也

中之矣夫謂滅明也中猶當也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

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

欲善其事當詳慎也

欲給則豫

事欲給而不礙當是而則莫若於豫

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

玷玷缺也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日三覆之慎之至也是宮紹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殊異之士也大戴引之曰以爲異姓婚姻也以兄之女妻之者也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棠蹊故跡不履影也啓蟄不殺春分當啓戶咸出於此時不殺生也方長不折春夏生長養時草木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濟升也成湯行恭而能恕出見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訊問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爲時用也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壹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人矣言爲知人之次子貢對曰賜

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教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列於君爲君之使用也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數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以自極謂隱括所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約省其貨以遠去其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君有道則無道衡命而隱居者也其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

之內方國無道處賤不悶悶憂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易居下不援其上雖在下位不攀援其上以求進其親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樂常以不能則學不爲己終身之憂凡憂憂念其親不盡其歸之能則學何憂之有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心常有所恥惡及其有過不令更宿輒改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盡是其正也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信其直至於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時出以其出之誇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靈公弟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欲以容賢於朝言其所以退者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詔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折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但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比親數近疎遠也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卽妄也故賢也旣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正月六章之辭也言天至高已

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干忌諱也踐累足也言此言上下畏罪無所
地至厚己不敢不累足恐陷累在位之羅網自容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
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
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
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
豈可得乎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
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
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
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
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
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草屋也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

士之用也惡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渝渝宜爲偷苟且也首拔五羖爵之大夫首宜爲身五羖大夫百里奚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

國之列都吾皆得其道

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柰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間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隣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間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溼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於時一日而賜

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

孟孫叔孫季孫三也

內比

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蔑無也資財也師衆也夫爲亡莫肯愛我衆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卽病也讒人不共所止息故惟王之病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離憂也瘼病也言離散以成憂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謗諫正其事以譖諫其君二曰諫諫諫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風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此說倍道失義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亡至邊從者曰

謂此嗇夫者君子也故休馬待駿者文子曰吾好音以子遺吾琴好
珮子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怨其以我求容也遂
不入車人問文子之所言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
義以亡其國然得之由活其身而能禮賢以爲宜以然後得也聖
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若入將死不入得

轉禍爲福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荆
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
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
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
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我今
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
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
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千
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

爲目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宮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

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

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家語卷第三

孔子家語卷第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萌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伯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說中故不可以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謳謳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貌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振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

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
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
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
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
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况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
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
從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
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
隨小者之慙而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
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易損卦次得益益次夬決
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

益而已必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
決故受之以夬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
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
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
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
以接下允信也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
自滿而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
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遇三
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
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
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
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
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言事至而後悔吁嗟又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

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荊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荊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荊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不必信唯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辨敏亦義所在耳也君子言莊而不能同言人雖矜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爲啓或榮益期也行乎鄖之野鹿裘帶索瑟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旣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得宜爲待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惕也
爲得慎於治身史鮚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
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
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
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
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二子顏回
史鮚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

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
醑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茲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

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明是中人所由之令教令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_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

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
言立入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
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根於地而遠來也爲隔踰山而來直宜爲植不以山爲高庭名也曠隔也不以山爲廣也衣穠而提贊穠蒿草衣提持贊所以執爲禮也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爲幹植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

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螭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贊羊也

吳伐越隳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山也隳毀者也獲巨骨一節專車

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

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及孔子爵之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飲

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

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

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守山川之祀者爲神諸侯社稷之

守爲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爲公侯而已山川之祀者爲諸侯皆屬於王神與

之屬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汪芒國名爲也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瞿氏今曰大人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有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隼鳥也始集庭便死楨矢貫之石砮楨木名砮箭鏃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夷狄百種使各以其方貢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楨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楨矢栝箭也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女也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政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之牘匱也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魯人叔孫昭子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少昊金天氏也黃帝軒轅氏師長也雲紀其官長而爲官名炎帝以火神農氏也共工以水共工霸九州也大昊以龍包犧氏也其義一也

火師而火名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龍師而龍名也

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言不能紀遠方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郯小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郯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郯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也

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爲魯大夫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其法度也心以亡矣嘉事不體朝聘亦嘉事也不體不得

其體何以能久高仰驕卑俯替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

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官名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桓公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旣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二年與晉侯會于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侯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伯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何也世有職焉何景自襄已來未之改襄公是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

車士持車者子姓也

採薪於大野

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

曰西狩大野今此日採薪於大野若車士子鉏商非狩者採薪西獲麟瑞物時見狩獲故經書西狩獲麟也

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

傳曰以賜虞人棄之使

郭外將以賜虞人也

使人告孔子曰有麌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板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蒲盧螺蠃也謂土蠭也取螟蛉而化之以君子爲政化百姓亦如之者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

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

所以篤親親也官威任使所以敬大臣也任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
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
以來百工也既廩食之多寡稱其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
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
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
定則不殆殆蹠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
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
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至道也誠之者人
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體定也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
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

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人之盛也精氣者人神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神鬼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生也骨肉弊於下化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極中制極中爲中法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明命猶尊名使爲民事其祖爾也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特有二祧諸侯謂始祖爲祧也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速焉聽謂慎教令也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二一端氣與魄也禮謂薦黍稷也建設朝事薦腥時也燔燎羶彝所以報魄也鬯樽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

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以喻文王一人謂父母也此詩謂祭事已畢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不知親饗否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孔子家語卷第四

始升天。謂之天子。天子者。人臣之父母也。故曰天子。天子者。萬物之祖也。故曰萬物之祖。天子者。萬物之宗也。故曰萬物之宗。天子者。萬物之靈也。故曰萬物之靈。天子者。萬物之主也。故曰萬物之主。天子者。萬物之長也。故曰萬物之長。天子者。萬物之君也。故曰萬物之君。天子者。萬物之父也。故曰萬物之父。天子者。萬物之母也。故曰萬物之母。天子者。萬物之君父也。故曰萬物之君父。天子者。萬物之君母也。故曰萬物之君母。天子者。萬物之父母也。故曰萬物之父母。天子者。萬物之君父母也。故曰萬物之君父母。

孔子家語卷第五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非馬車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盡禮之儀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烏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

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昧曰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禮宜爲化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爲季氏廢適立庶好爲孟氏所譖出奔于齊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君小子侏儒使我敗於邾

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言孔子曰身歿言

故以爲賢

立所以爲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

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柳下惠知其賢而使置六關六關名

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

妾織蒲傳曰織蒲蒲席也言文仲三

不仁設虛器居蔡蔡天子之守廟非文仲所有故曰虛器也

縱逆祀夏父忌爲宋人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文仲縱

而不祠海鳥海止于魯東門之上文仲不

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

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武仲奔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公將有難辭而不受也是智之難

也夫臧文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

不順不恕爲廢適立庶武仲之所以然欲爲施於季氏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今此在常當順其事

恕其施也

顏回問於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度事而行爲己不重爲人不

輕君子也夫不重爲人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

之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耻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回問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猶待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曰思也夫爲聞蓋曰有聞而後言者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疾急令爲仁義小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施爲亂是以相愛小仁義情不能久親也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
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
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
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間也徒
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
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御
馬者不得釋筆策也操弓不反檠然後可持也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
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謗毀仁者憎怒士人必主於刑也君子不可不
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
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

而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人不以強力不能自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於義信近言可復也令而不信則無可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苞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於禮也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爲桓子也非康子也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子也常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謂在司寇官少日淺而屈節數矣見於季孫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爲治豈復可大於此者也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

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違去也蠭蛬韶蟻也昭蟻之聲去山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不已言政事須慎聽

之然後行之者也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爲鑿前學焉得習言不得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卽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猶言是人者也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如魯無君子者言魯有君子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雪拭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

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

靈公與鄭夏姬

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

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寤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

僻無自立辟

辟邪

其泄冶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及文馬四十駟四馬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

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於大夫內膳祭也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旣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言婦人口請謁足以使人死敗故可出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言士不遇優游以終歲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篾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篾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

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憂終日行不遺己患唯智者有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言人不信豈以未仁故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

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
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
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
德不謂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
心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也爲公子時出奔困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越王之有霸心乃坐困於會稽之時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
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或者晉文公越王之時也子路出召子貢告如
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
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種之爲稼斂之爲穡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穡之也良工能巧不
能爲順言良工能巧不能每順人意也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
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
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
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

是哉顏氏之子吾亦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宰主財者爲汝主財言志同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饑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

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也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勿專雖有善當與下共之教不能勿怠怠已過勿發言人已過誤無所傷害勿發揚失言勿掎有人失言不善勿掎角之不善勿遂己有不善行不可遂行事勿留宜行之事無違教也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衆從其政且夫忿數者官獄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

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猶較也精智而略行之以精知其要而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治民無抗揚之志也勝之無犯民之言以慎勝民量之無佼民之辭佼猶周也度量而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言雖威刺愛民不可寬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見邇謂察於微也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所求者近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法象近在於內故不遠而源泉不竭盡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言天下之事皆積聚而成如源泉之本非徒不竭乃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貴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又於亂者小亂則爭爭之甚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行爲政始

言民從行說者情之導也

言說者但善政行易則民不怨

言善政行簡易而民

無怨者也

言調說和則民不變

調適也言適於事

導達其情

法在身則民象常在身

言法度則民明在己則民顯之若乃供己而不節則財利之生者微矣

言自供不節於財財不可供

生財之道微矣

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

言徒貪於不得財害苟政則簡略而不脩也苟

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

言也言之善者在

納善言也

所日聞

日聞善言可行之善者在

行於今日也

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

僻宜爲僻便僻執事在君之左右者倫紀也爲

衆之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

紀

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

服則身安行則身安

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贊君必自

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爲上者譬如

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乘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

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

君有愛思之心感於民故謂如

孔子家語卷五

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供宜爲共古恭字也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既能修治舊事又人君能建立功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亢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迎奉也民嚴奉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弘也教之以非其教也矣若責民所不爲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上即邪僻之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紱紊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寬也柔和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民有小罪必使自求其宜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

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滯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虛其內謂直道而行無情欲也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言民雖服必以威強之非心服也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敬也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也類善也孝子之道不以善道也永錫爾類匱竭者能以類相傳長錫爾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適也御正也文王以正法接其寡妻至于同姓兄弟以正

治天下之國家者矣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當以時治屋也取疾也當乘爾屋以無懈忘耕之難也夜耕也當以時治屋也取疾也當乘爾屋以無懈忘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善治之也其復當脩農播百穀言無懈忘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睂如也廣宜爲擴而高冢視其高則填如也雖高而塞實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犧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犧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

君子違傷其類者也

違去也或爲諱也

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况於人乎

遂還息於鄒作槃琴以哀之

槃操琴曲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言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懾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其誰之子從我而不知我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

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言是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不在此三者之域也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之深則出泉汨渥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功雖多而弘其無所意也

志而無不容

爲人下者當弘志如地無所不容也

爲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頰

河目上下匡平而長頰頰也

其頭似堯其頸似臯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

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不得意

孔子也

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意之貌也

生子貢以告孔子欣然

而歎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

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

今遇困於此

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間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

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蒲適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叔孫同畔者也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逝行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視舍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

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

言禹湯已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黃帝將

爲先生長老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采事也辯說之

難言之故問也闇忽之意遠不明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間也固矣固陋不孔子

說也闇忽之意遠不明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間也固矣固陋不孔子得其問孔子

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幼齊叢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

五行之氣設五量

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撫

萬民度四方

商度四方

而撫安定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

野

炎帝神農氏之後也

三戰而後剋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

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

黻若兩已相戾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

穀

時是

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

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

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

五帝久遠故用說也三王邇則有成法

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

小子毋或宿故敢問

有所問當問勿令更宿也

珍倣宋版印

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

底平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勤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

舜時

樂龍作納言然則堯時龍亦典樂者也

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事以爲始也

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

夷平心說古通以爲悅字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魚以養父母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堯妻舜以二女舜動靜謀之於二女睿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躬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以身爲法度也亹亹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後百神得其所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左右言履四時所行不違常用也據四海任臯繇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

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服我五帝之德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孔子家語卷第五